

闪光的煤球

李宜华

如果和现在的孩子说起我们小时候做煤球的事,恐怕他们首先会问:煤球是什么?那瞪大的眼睛里,有迷茫,也有好奇。煤球以一种黑乎乎的样子,存在于我的记忆深处。它曾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家庭物资。让现在的孩子知道它,就像让他们知道我原本也是一个扎着小辫、在煤堆旁嬉笑打闹的小姑娘一样,有点难。

做煤球,绝非小事一桩,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大事。其筹备的严谨程度,不亚于一场精心策划的活动。首先要观天象。外公会提前好几天,在早上在傍晚,背着手站在院子里,仰头看天上的云彩,用他那有些粗糙的手指,伸向空中,他仿佛能够洞察到那份微妙的干爽或湿润。“最近几天都是大晴天,可以做了,晒得透。”这时他特别像一位统帅,下达着总动员令。他还是总调度,协调家庭成员的日程,确保我们这些劳力都在家,从而通力合作。

虽然是城市,但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大锅台,有煤炉。煤炉各家都不同,是自己用砖砌的,或园型或方形,只是比大锅少了一个烟囱,但比大锅要方便,可以做到常年不熄火。一般情况下,做饭主要用炉子,方便,也比大锅干净。但煤是凭票供应,那小小的印着数额的煤票,是家家户户燃料的来源。平日里,外婆烧煤极其节省,火候拿捏恰到好处。节省是为了应付特殊情况,比如过年过节,比如家里来人。柴火,则扮演着补缺的角色,获得的渠道也宽泛很多,自家小菜园秋天收获后留下的各种秸秆,小院里秋天修剪的树枝,还有从农民那里买来的柴火,价格一般是三元到四元一百斤。

煤票大多是按季分配,根据时限去煤店购买。我家就近的煤店,在德宽路小学对面,大门朝北,一个黑乎乎的大开间,未及走近,就会闻到硫磺和土腥气的煤味儿。店里总是幽暗的,只有门口透进的光线,照着空气中飞舞的黑色尘埃。

煤店是国营单位,工作人员自带一种不易接近的傲气。我每次和外公去买煤,那个收钱的中年男人,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,嘴角叼着烟,用一双被烟雾熏得眯着的眼斜着打量着来往的人。见到我外公,他会立刻堆起热情的笑容,远远就打招呼。外公在粮店工作,同属商业系统,彼此脸熟。他往往会凑到外公跟前,压低着声音,带着几分推心置腹的真诚,小声对外公说:“老徐,今天的煤好!刚运来的,成色足,兑的黄土少,干爽耐烧!”外公听了,脸上的皱纹舒展开,像绽放的一朵紫菊花,一边连声道谢,一边忙不迭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“大前门”香烟,抽出一支,恭敬地递过去。那男人即使手中有烟,也会立刻接过来,熟练地夹在耳朵后面,齜着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,更加灿烂地笑着。

我虽然年纪小,却自有一套看人的逻辑,总觉得他是皮笑肉不笑的那种,像是一个破旧的腐木上,刷了一层清漆。我小声对外公说:“外公,他像电影里的坏人,说的都是假话。”外公低声呵斥:“小孩子,别瞎说!”但我看得出来,外公心底里



雪乡 汤青 摄

对他并没有好感。只是外公从年轻时就做小生意,处世比较圆融,从不表露自己的观点和态度。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人当人,鬼当鬼,恨人多在肚,相交又何妨。”外公这套“和稀泥”的生存哲学,并非天性使然,而是被岁月和时代的风霜打磨出来的。外婆曾告诉我,早年间“公私合营”,外公那点小产业被合并进去,他老实巴交,不敢有丝毫隐瞒,却仍被人怀疑藏着某些私产,逼着缴纳额外的税费,他变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,连外婆外公结婚的红木家具也不曾幸免。说起这些,外婆脸上总会掠过一丝难以抹去的惋惜和无奈。我因而理解了外公平日里的谦和以及唯唯诺诺,他从不把爱憎写在脸上,他可能是怕了,也或许是悟了。他每每看我性子里的刚直,总担心我日后吃亏,看到我得意的时候,也用他的方式点拨着我,开导着我,可惜,他那一套中庸、隐忍的处世之道,我终究没能学会。

店里还有另一位工人,年纪稍轻,沉默寡言,只知道埋头干活。他把我们的筐子拿到跟前,抡起大铁锹,三两下就装满了,动作麻利,从不多言。外公同样递烟给他,他总是憨厚地摆着沾满煤灰的大手,黑红的脸膛竟会泛起羞涩的红晕,连连说:“不会,不会,您太客气了。”好像不会抽烟是件很没面子的事。我对他便多了些好感,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。

拉煤的板车是外公从粮店借来的。我们那小街,青石板铺得高低不平,且上下坡多。虽然一次只买几筐煤,但拉车回去,却极考验外公的技术和体力。他是我最早的物理启蒙老师。他一边稳稳地握住车把,一边教我:“上坡时,车把要往下压,重心靠后,省力。下坡时,车把抬起来,快到肩膀这么高,人呢,要往后仰,脚底下踩着劲,一点点往下溜,不能让车推着你跑。”我一边认真听,一边忙不迭地跟在车旁,上坡时使出吃奶的劲在后面推,下坡时又紧张地帮着拉住车尾的绳子,生怕车子失控冲下去。外公回头看我,眼神里满是欣慰和开心,那眼神似乎在说:这孩子伶俐,以后就算只会拉板车,也能有口饭吃。

煤拉回家的第二天,才是真的要大干一场的日子。外婆天不亮就起来做早饭,有时也会去吊桥早点铺买回现成的大饼油条。外公则将煤粉搬运到门口的空地上,开始兑水搅和。这是个技术活,水少了,煤粉黏合不住,做成的煤球一拿就散。水多了,又成了稀泥,无法成形。外公有

经验,一点点加水,再反复搅拌,直到那堆黑色的混合物达到柔韧的胶着状态。

搅拌好的煤泥,被分装到几个大大小小的容器里,破旧的脸盆、废弃的搪瓷盆,甚至平时装垃圾的筐子,都派上用场。做煤球的工具很简单,用大小不一的勺子,舀起一勺煤泥,稍稍整理一下,团成鸡蛋大小的椭圆形煤球,整齐地放到地上。外公还是质检员,他要求极其严格:“大小要匀称,排得要整齐,横看成行,竖看成列,像在田字格里写字一样。”在他的监督之下,做出来的煤球,一个个大小相仿,形状秀气。空地上,一个个煤球陆续出炉,很快就形成一片乌黑矩阵。阳光落下来,一个个煤球散发淡淡的金属般的光泽,竟有一种秩序井然的美感。外公站在一旁,脸上满足而欣慰,那是对成果的欣赏,也是对家庭燃料的安心。

做煤球的日子,也是邻里关系的一次靠近。谁家哪天做煤球,都会提前几天打好招呼,以便错开使用这块空地的时间。邻居们在主动避让的同时,还会派孩子们来帮忙。我家对门住着在派出所工作的马爹爹,他家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。隔壁是姨爹爹家,也有三个年纪相仿的孩子。谁家做煤球,不用招呼,孩子们都会呼啦啦跑出来,一起帮着做。

劳作间隙,外公会蹲下身,捏起一点煤粉,在指尖捻开,微微叹口气说:“如今的煤,是越来越不经烧了,黄土兑得太多。”我从小极其崇拜外公,觉得他无所不知,对他的话,深信不疑。就像每年清明,我陪他去郊外肖坑给太太婆婆上坟,走在田埂上,他总会指着两旁的田地忧心忡忡地说:“你看,现在种地都图省事,拼命用化肥、农药,地都板结了,硬得跟石头一样。长出来的东西没了以前的味儿是小事,好好的土地,就这么给糟蹋了。”他对土地对煤这类最基础物资,有种极其本能的珍惜。

曝晒一整天,煤球基本上干爽了。但收煤球也是一项需要耐心的活——直接用手去抓,容易碎;要先用手轻轻晃动一下,感觉已经脱离地面,再轻轻地码放进箩筐。家家户户都会在厨房一隅用砖头砌一个煤池,将收回的煤球轻轻地倒进去,堆成一座小小的黑色山丘。外婆站在煤池边,自言自语道:“好了,这下好了,就算刮风下雨、下雪封门,心里也不慌了。”那神情,是对丰衣足食的最朴素的满足,是对平凡日子最坚实的守望。

